

火星少女！ 推荐作品

LINGJIUJIU WORKS

原作

凌九九

古代唯美小说

离火马



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情，在黑暗里弥漫着无尽的苍茫，用幻灭的回忆记录刻骨铭心。

THE WIND OF THE DESTINY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流离

THE WIND OF THE DESTINY

原作 凌九九 LINGJIUJIU WORKS

浮生长恨离愁
凋零会不会在劫难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离马/凌九九著.-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6.12
ISBN 7-201-05456-2

I.流... II.凌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6032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 23332446

网址:<http://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责任编辑:李珊珊

特约编辑:谢 艳

程艺芬

封面设计:雷 鸿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710×1000毫米 1/16开本 15印张 4插页

字数:128千字 定价:20.00元

东朝，历隆二十五年，德帝即位，改国号为嘉端。

当今天下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
边境偶有叛乱，有定国、镇远两位将军驻守，铁骑如山，万夫莫开。

我们的故事，便从这里开始。

第柒话

玉镯

壹贰壹

JADE BRACELET

时间过得越发缓慢起来，慢得成了一种折磨，一种煎熬，久了，却也渐渐成为习惯。新鲜感过去，再豪华的官殿也只是千篇一律的沉砖旧瓦。

第捌话

行刺

壹肆贰

ASSASSINATE

你可知为何皇官里的人苍老得慢些？因为他们早没有了心，没有了喜怒哀乐，甚至连皱纹都生得少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唇边淡淡挂了抹微笑，宁静却锐利。

第玖话

真相

壹陆壹

ACTUAL FACTS

转眼之间，一切都在变化。变的并非是人，而是不尽的沧桑。她只有十六岁，却学会了这两个字，沧桑。原来宿命的拨弄，任谁都逃不掉。

第拾话

出逃

壹捌贰

ESCAPE

如果这是真相，那么这天下一间，还有什么真情真意，还有什么以心换心？这官中到底还有多少骇人的秘密？这世上到底还有多少屈死的亡灵？

第拾壹话

流离

贰壹壹

LIFE OF REFUGEE

她软软倚在他的怀中，闭上眼，泪水透过睫毛，大滴地涌出。有这样一个温暖强壮的怀抱，纵是前路迷茫，又有什么值得惧怕？

最终话

逝去

贰贰陆

THE END

她笑着流泪，整个仙湖的彩虹花，与她的笑容一起绽放。半生流离，一世孤苦。外面的世界充满灰尘，远没有这拥有仙湖的林子干净。



流离马

目录 Contents

第壹话

仙湖

零零伍

FAIRY LAKE
如果你是我前世相许的心愿，你是我日夜期盼的红颜，在还没来到这人世间之前是否就注定要相恋，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……

第贰话

故事

零贰壹

STORY
皇上面前，哪来的冤情？那人是真命天子，说你忠你便忠，说你反你便反，说你劳苦功高，可赏黄金万两，不知何时翻了脸，你的命便又有如草芥。

第叁话

圣旨

零叁捌

IMPERIAL DECREE
她总是会想起他，那个仙湖林中的孩子。她一直无法忘记他的眼，那样纯粹，那样清澈，像天空，像湖水，像不解世事的婴儿。

第肆话

宿缘

零陆叁

FATE
他唇边的笑意更深，伸出手，抚摩她的头发，手指小心地卷起，又慢慢地释开，很轻，很轻，像呵护一只易碎的瓷瓶。命说，她会是他的妻。

第伍话

竹楼

零捌伍

BAMBOO BUILDING
美丽？在这后宫，哪个女子不美丽？若是没有倾国的容颜，又怎能留在皇上身边。年轻的时候，也曾风光一时，荣宠无比，可皇上的情，没有长情。

第陆话

又蝶

壹零贰

BUTTERFLY
忧止也是女人，又蝶的心意，她一眼便已懂得。她早该知道，优秀如少陵，怎会少了女子的青睐？不知怎的，她忽然觉得自己融不进他们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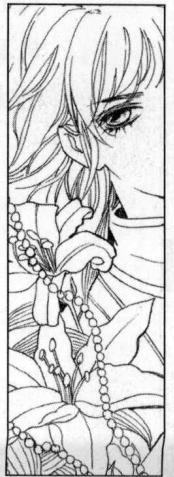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WIND OF
THE DESTINY

仙湖

第壹话
仙湖

● Fairy
Lake



她叫忧止，凌忧止。

从小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太柔弱，太苍白，骨里肉里，处处透着弱不禁风。她向往牧场里异族女子的直率与豪爽，索多珠、诺兰、康也朵……名字里便带了几分豪气，骑在马背上，啪啪甩着马鞭，更是英姿飒爽。

外公却说：再怎么威风凛凛，又怎能好过一生无忧无虑，你娘一身武艺，却也没有这样的福气。

说完，他便很久很久地沉默。

原来娘也是会武的。铁马金戈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该是怎样的豪情万丈，怎样的纵横千里？

那么，为什么偌大的水家牧场，偏偏只有她不能习武？

六岁，开始跟在外公身后，在他练武时偷偷地瞧，偶尔记下一招半式，无人时，苦苦地练。外公发现，把她按在膝盖上，抡起手掌一下下地揍。手抬得高，落下却不疼，可从小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小忧止，哪受过这样的委屈。于是歇斯底里地哭泣，手脚乱踢乱打，娇纵之态，暴露无遗。

外公便停了手，怔怔看着她。那时的她，毕竟年幼，看不出他眉间凝着的化不开的悲伤，总想问得详细，茗姨便悄悄抱了她离开。

茗姨并不是外公的女儿，而是娘的丫鬟。从孩提时起，跟了母亲十几年，情同姐妹。忧止从小没爹没娘，外公便是她的爹，茗姨便是她的娘。她所得到的宠爱，并不比其他孩子少一分。她是牧场主的外孙女，从没人敢笑她是孤儿，相处游玩，均是礼貌容让，甚至还带了些许的怜悯。

可是，在她身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她常缠着茗姨问爹和娘的故事，茗姨抚摩着她的头，叹息着说，等你大一些，茗姨再讲给你听。

那么，大一些是什么时候？

草原的草枯了又绿。那年，忧止十岁。

嘉端十四年，九月。

九月的牧场，天很高，云很淡，风很清冽。一年一次的选贡马，就在这个时候。

每年此时，牧场里总会忙翻了天，外公亲自带领最擅长识马的精英，将牧场所有马匹逐一挑选，体格牙口皮毛，不可有丝毫瑕疵。选出最好的一千匹，浩浩荡荡地送进京都，或为军用，或由皇上分派给达官显贵。

清晨，忧止偏着头问外公：皇上是谁？能够这样威风。

外公答：皇上是天，是真龙，是万民的主。这广阔的大地是他的，壮丽的山河是他的，连这千千万万的百姓也是他的。他若要哪人飞黄腾达，那人便有数不尽的珠宝，穿不完的绫罗；他若要哪人命丧九泉，那人便纵有多少的酸楚，多少的冤屈，也只能安安静静地咽到肚子里，孤零零地去赴黄泉路。

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声音低而沙哑，像是喝了口极烫的茶，灼得嗓子发不出声响。

忧止似懂非懂，只看着外公的眼睛，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。正给她梳头的茗姨忽然松了手，长发散了她一肩，梳子擦着肩膀落下去，掉在地上，啪地断成两截。

茗姨，你哭了？看着铜镜，她惊叫。

没，好端端的，哭什么？茗姨笑着，双目弯弯，笑得温柔又恬静，可她分明看到，茗姨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闪一闪，簌地落下来。

外公临走的时候说：今天牧场有贵客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可出门乱走，记得了吗？

她追过去：可是，我与索多珠约好去仙湖林，也不能去吗？

不能。外公答得坚决。

索多珠是牧场总管最小的女儿，与忧止年龄相当，从小便在一起玩耍，形影不离。

忧止嘟起嘴，回头看茗姨，想让她帮忙求情，茗姨却像失了神，怔怔坐在椅子上，不动也不语。犹豫间，外公已经戴好帽子，大步走出门去。

忧止重重坐下来，无奈又失望。

窗外阳光明媚，真是骑马游湖的好天气，她却只能懒洋洋地留在家里，守着这空旷的房间，百无聊赖。坐在门边，看着外面的广袤草原，心里像有无数支狗尾草，搔痒难耐。



忽然听见远处有锣鼓声响，她跳起身跑到窗前，循着声音望过去，一眼就看到牧场门口，围着黑压压的人群，热闹喧天。想再看得仔细，无奈距离太远，怎样张望都是些朦胧的影子，她便索性跑出房间，攀着围墙向上爬去。

整个草原，处处都是帐篷，只有她家是这红瓦院房，以前她总嫌瓦房坚硬，如今才知道它的好处。

她从小顽皮，手脚灵活，三两下便爬到屋顶上去。这才居高临下，看得分明。

那黑压压的人群，是牧场里的牧民，里里外外，围得密不透风。在人群中间，有一支骑队远远逼近，前后均是高头大马，马上都是身着铠甲的士兵，铠甲又重又亮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骑队的正中央，前后夹着两辆马车，马车又宽又大，朱红车身，锦缎车帘，纵然距离这样遥远，仍看得出周身雕刻着精致花纹。拉车的各是四匹雪白大马，一看便是经过特殊训练，虽然跑得极快，但马车又稳又平，不见颠簸。

骑队眼看到了大门，这才慢下来。人群忽然变得安静，大家后退着让出一条宽敞的路，然后拎着衣袍，一个接一个地跪拜下来，头垂到地上，久久仍未抬起。

外公说，牧场有贵客，看来定然就是他们了。可到底是怎样的贵客，需要这样地严肃，这样地谨慎？外公向来把她当作掌中珠宝，牧场来了再尊贵的客人，也从来不肯限制她一分，如今这客人，难道是长了三头六臂吗？

越是好奇，便越是坐立难安，恨不得立刻跑出去看个究竟，可想着外公的叮嘱，又心有戒忌，不敢乱动，正烦躁间，忽然听见脚下有细小的声音，一声又一声地唤着：忧止，凌忧止……

忧止低头，一眼看见是索多珠，躬着身俯在窗外，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。她一喜，小声说，这儿，我在这儿。索多珠抬头看见她，忍不住咦的一声，她忙将食指竖在唇边，攀着屋檐，慢慢地滑跳下来。

索多珠便惊奇地问：你怎么爬屋顶上去了？

她嘻嘻笑，说：看热闹呀。你怎么来了？

索多珠说：不是说好了去仙湖吗，在牧场外面等了半天你也不来，过了一會兒不知道打哪儿来了好多人，爹爹和娘都趴在地下磕头，又不让说话。无趣得

很，我就偷偷跑出来找你。你怎么不来呢？

忧止转身靠在墙上，一肚子不高兴，撅嘴道：外公不许呢！说是有贵客，不准我到处乱跑。这牧场我闭着眼睛都能走一圈，躲着客人就是了，干吗要关着我呢，奇怪极了？

索多珠却不说话，蹑手蹑脚又回到窗前，露了半张脸向里看，然后招手唤她过去，用手指指房中。忧止跟过去，向里看，只见茗姨静静靠在椅子上，双眼微闭，像是睡着一般。

走吧。索多珠拉她，留在这里多无聊呀，我们到仙湖林去，你外公最疼你，顶多责骂两句，又不会拿你怎样。

忧止本就想走，现在有人在一旁怂恿，更是难耐。顺着窗子向里看，见茗姨一动不动，刚才两个人悄悄聊了这么久，她也没睁过眼，想来定是熟睡无疑。心里想一想，便跺脚说：走。

说完贴着墙根，拉着索多珠，撒腿就跑。

太阳就在头顶，暖洋洋地照过来，天很蓝，并且透明，云朵洁白而轻淡，走在蓝天与草原之间，真是惬意。

正午时分，她们来到仙湖林。

这片树林，忧止最是熟悉，它不知生长了多少年，林中大树参天，枝叶繁茂，广阔幽深，一般人进去，很难找到出路。可忧止自幼生长在这牧场，六七岁便可骑了小马驰骋草原，约上二三伙伴，马鞭甩得噼啪响，当真煞有介事。跑得累了热了，总会来这林边，乘凉避暑，嬉戏追逐，自是对地形了若指掌。

所以叫它仙湖林，是因为树林深处有一池湖水，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湖面常年笼罩一团雾气，远远看去，仿佛仙气缭绕，美不胜收，因此得名仙湖。最妙的是湖边有种鲜花，大小如茶，形状如梅，七朵为一簇，一簇七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一朵不多，一色不少。一簇簇遍布湖边，绚烂至极。

外公说，此花名唤彩虹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总是常年盛放。

现在这个季节，彩虹花开得最美，湖水也最是碧绿，天气若再热一点，便少了些清凉，再冷一点，又失了分神韵。忧止还小，自然体会不出这份观湖的雅致，只



知道这时的湖水凉而不冰，仙雾浓而不厚，美到了极点，也好玩到了十分。

索多珠走在前面，边走边说：今天来的人真威风，马车又大又漂亮，里面一定宽敞极了，我们牧场就没有这么漂亮的马车，连你外公都没有。

忧止本来也是极羡慕那两驾马车，可听索多珠这样说，心里争强，便歪头说：我外公一定有，只是他不出牧场，用不上。

索多珠说：胡说，你外公就是没有，要是没有，怎么我们谁都没看见过？

忧止红了脸，大声说：就算外公没有，我娘也一定有。我娘长得美极了，住在京城里，什么好东西都见过，一定有这马车，你从来都没离开过牧场，你当然不知道。

忧止本就是牧场的少主，又是无父无母的苦人儿，怜也好敬也好，牧民们都叫子女让她几分。如今索多珠见她生了气，便不再说话，可毕竟年幼，还是忍不住小声嘟囔一句：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见过你娘。

这句话，却正是触到了忧止的痛处。

在牧场，她衣食无忧，受着百般的宠、千般的爱，唯一缺少的，便是爹娘。那么多的小伙伴，口口声声说着爹怎样，娘如何，惟独是她，张口闭口，永远只是外公和茗姨。

爹娘究竟是什么，她不是不懂，在她幼小的心里，这不只是一个称呼，还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自己有完整的家庭、完整的爱。

如今索多珠一句话便提醒了她，她是无父无母的孩子，连自己的娘亲都没见过，一个人连爹娘都没有，沦落得让人嘲笑，这多悲哀呢。

她站在原地，一步也不肯走。索多珠知道说错了话，有些内疚，回过头来拉她的手，她却甩开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。索多珠慌了神，连连认错，她却越哭越凶，最后一把推开索多珠，大声说：走开，你走开！这一下使足了力气，索多珠险些被推得摔倒，再回头时，她已经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

索多珠回过神，拔腿去追，可树林里巨树林立，藤蔓纵横，一个闪失间，忧止已经连影子都不见了。

忧止不知哭了多久，最后停下来时，她终于发现自己迷了路。

仙湖林地形复杂，但林中有一条小路，直接通到仙湖，走得多了，自然记得清楚，可刚才她泪眼蒙眬，跌跌撞撞，早就不知跑到何处。现在抬头看，四处都是大树，直插入云，枝叶繁茂，将阳光遮去大半，残留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斑驳地照在地上。风吹影动，树叶刷刷作响，她忽然感到几分恐惧。

她还只是个孩子，再怎么刁蛮任性，却毕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。

索多珠。她抓紧衣服，小声喊。

没有人回答。

她越发害怕，向前跑几步，提高些声音喊：索多珠——

仍然一片寂静。

人越是害怕，感觉却越是敏锐，她觉得四周一切都在动，树，光，影，风，还有隐藏着的野兽。她紧紧靠在树干上，终于尖叫出来。

居然有声音在回应她。

就在不远处，沉闷的一声呻吟，像人，又像兽，声音太微弱，听不分明。她竖起耳朵，正想细细分辨，声音却没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才隐隐又传来一声。

这次她听得清清楚楚，是马嘶。

有马的地方，也许就会有人，尤其是在这人人养马的牧场。她喜悦起来，朝着马嘶的地方跑过去。

声音断断续续，时有时无，树林太过寂静，微弱的声响也能传得很远。那声音听着就在不远处，却跑了好一阵也追不到。裙角被刮得残破不堪，手臂也有细小的伤口。她从不曾这样狼狈。

跑着跑着，忽然眼前一亮。

彩虹花！

她几乎笑出声来。

彩虹花只生长在仙湖边，见到彩虹花的地方，便离湖水不远了。

果然，透过树木的缝隙向前看去，隐隐能看到缥缈的薄雾和若隐若现的波光。

她忽然充满了力气，飞快地跑过去。

越来越近，终于眼前骤然开阔——穿过最后几棵古树，仙湖就在眼前。仙



雾弥漫，水光碧绿，湖边彩虹花丛生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如入仙境。

于是，她见到了他们。

就在仙湖边，一人，一马。

马是一匹小黑马，毛色漆黑，顺滑光亮，双眼明澈，若没有受伤，不知是怎样的神骏。

可如今它卧在河边，疲惫地喝水，像是刚经历了恶斗，右侧的皮毛蹭掉一大块，隐隐渗出血来。伤口一定极疼，它不时抬起头，痛苦地轻嘶。

她刚才听到的马嘶，原来就在这里。

在它身边，还有一个人。是个孩子。

他就坐在它身旁，赤裸着上身，围了一条小小的兽皮裙，蓬乱着长长的头发。黑而瘦的身体，满身的血痕，小而脏的脸。

见到忧止，他警觉地站起来，护在小黑马身前。他疲倦而狼狈，可他的眼睛是那样清澈。清澈，倔强，并且犀利。他弓着腰，张开手臂挡住它，以一种保护的姿态。他赤着脚站在河边的石头中，石头充满棱角，可他站得那样安稳，一动不动。

他也受了伤。

他的胸前有抓伤的痕迹，深深的几条，流着血，右脚又红又肿，泛着紫色的淤青。他的身上遍布伤痕，擦伤，抓伤，划伤；新的，旧的，再旧的；结了痂的，泛着光的，仍在流血的。

你是谁？她问。

声音很轻，却还是惊动了，他，脚一动，牵动了伤口，他痛得皱了下眉，仍然稳稳站住。小黑马长嘶一声，想要站起，立了一半却又倒下。他更紧地护住了它。

他看着她，警惕，充满敌意。

她第一次看到这样奇特的孩子。她不再动，也不再说话。她发间天蓝色的缎带轻轻滑落在地，头发披散开来，随风温柔地飞扬，雪白的裙摆在奔跑时被树林里的枯枝与荆条刮得破碎，可它依然在风中轻轻舞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双脚已经站得酸麻，这时，他却忽然动了。

他走过来，一步一步，站到她面前，伸出手，试探地来碰她。

他的手很凉，并且粗糙，与她认识的所有孩子都不一样。她伸出她雪白的手，握住他的手。他颤抖了一下，茫然地看着她。

她对他笑。

认识她的人都说，水家牧场的忧止小姐，有着全天下最美丽的笑容。

他静静地看她，眼神变得友善而柔软起来。他拉着她的手，慢慢地走到小黑马身边，将她的手轻轻地放到它的身上。

你要我救它？她轻声问。

他不回答，只抚摩小黑马的脖子，那样深情。不知是不是她看错，她竟看到他的眼睛，缓缓湿润起来。

小黑马轻轻凑过来，蹭他的面颊，一下，再一下。

他抬起头，深深地看着她，忽然像下了决心，放开手，转身便跑。小黑马在她身旁哀伤地长嘶起来，声音响亮而绵长，响彻整片树林。

他停下脚步，双手在身侧握成了拳。终于，继续跑，再没有回头。

在此以后的很长日子里，她始终无法忘记他最后那一眼。纯净，悲伤，而又坚决。这一切都像一场梦，绽开在彩虹花下的梦，美丽，奇幻，而又缥缈。

黄昏的时候，她才走出树林。

小黑马伤得很严重，过了许久才能勉强站起。她将裙摆撕下很大一片，轻轻盖住它的伤口。它疼得不停地摆头，轻轻嘶叫。

她用手轻拍它的头，顺着鬃毛向下抚摩，一下又一下。它终于安静下来，将脖子靠在她的头上，紧紧相依。

在那一刻，她竟然从心底涌出一丝奇妙的感动。她自小在牧场长大，见过的良驹何止千万，可从来没有一匹，能让她像现在一样，感觉自己的心与它贴在一起，亲密无间。

即将离开树林的时候，它却忽然停下，任凭忧止怎样拉扯，仍然一动不动。马蹄在地上轻叩，回着头，留恋地向树林深处张望。

她恍然明白，它在想他，那个奇特的孩子。

它在向他告别，向这树林告别，向它同甘共苦的伙伴告别。



终于走出树林。林外夕阳西下，晚霞万丈，将整个牧场染成一望无际的橙红。她走在夕阳里，白裙翻飞，长发飘散，身旁一匹黑马，周身镀一层柔和的红光。这样的景色，像是绝美的一幅画，浑然天成，宁静安详。

将这一切打破的，是一匹马。

一匹上好的马，彪悍，强壮，奔跑如风。

从牧场远远跑来，数百丈的路程，转瞬就到近前。后面跟着十几个骑士，在马背上边追边喊，声音惊惶。

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，忧止吓得蒙住，怔怔地站在草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匹马风一般向自己奔来，却是一动也不能动。后面追赶的骑士惊叫出声，可鞭长莫及，眼看那匹马就到了眼前，凶猛地向她撞过来。

尖叫声一片。

忧止心里一凉，紧紧闭上了眼。

一声长长的马嘶，响彻整片草原。她浑身软绵绵的，使不出丝毫力气。她要死了吗，就这么死了，再也见不到外公，见不到茗姨，却要到那冷冰冰的阴间，去陪她的爹娘了吗？

半晌过去，她却依然稳稳站在原地，毫发无伤。睁开眼，却看到那匹马就在眼前，不知什么时候停下来，站在她的小黑马身边，温顺地低着头，与刚才的暴戾模样相比，此刻的它，乖巧得像只绵羊。

她惊魂未定，重重喘着粗气。

忽然有声音在上面说：你怎么样？

她这才看到，原来马背上坐着一个少年。十二三岁模样，月白袍服，白鹿皮帽，眉眼间尽是温柔尊贵之色，纵使经过刚才的惊险与颠簸，衣衫却依然纤尘不染，神情也看不到丝毫狼狈。

她高高抬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那少年跳下马来，站在她身边，轻轻笑着，又问：你怎么样？

她看着他，忽然哇地大哭起来。惊吓之后的委屈，像潮水一样猛然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那少年一怔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微笑起来。后面的骑士们陆续追赶上来，少年